

文學閱讀歷史

時間的弧線：臺灣歷史事件文學主題捐贈展

| 文學筆記

Reading History Through Literature

| On Notes



文：周定邦（臺文館）

圖：臺文館

展場以「弧線」的意象詮釋文學作品裡的「時間」，仿若弧線承載世間起承轉合、深刻曲折的故事。

「時間的弧線：臺灣歷史事件文學主題捐贈展」以臺灣重要歷史事件為主軸，配合展示館內典藏捐贈文物中與歷史事件相關的作家手稿、作品、期刊等文物，來呈現臺灣作家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觀點，透過展覽來了解臺灣文學中的歷史書寫。

「時間親像風 sak 箭，目矚經過數千年。」臺灣民間流傳的歌仔，常以這兩句七字仔形容光陰似箭、歲月如梭。臺灣有人類居住的歷史，或許已有數千年，然而原住民因為沒有用文字記載發生的一切，以致歷史的詮釋權一直落在後來的移入者手中。是以，臺灣的歷史事件，也多只能從漢人觀點的四百年來加以詮釋。

歷史的時間，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意義，既也不能視為等速、也不能當作一條直線。例如文學家看到的事件，就經常別有洞天。因此或許可說，文學的歷史，時間有如弧線！

名為「時間的弧線」的歷史事件文學主題展，就是以「記憶川流」為初衷的捐贈展。拉出這一條軸線，可以在文學館的典藏品中找到許多輝映歷史事件的作家手稿、作品、期刊等文物。透過文學性的文字，不論是對英雄人物事蹟的歌詠，或對暴政苛政的批判，臺灣作家儼然有一種不同於史書的寫作情感。

企圖跳脫固有框架

如果能突破材料闕如的困境，最理想的歷史事件展覽，當然應該從原住民的觀點俯瞰而下。但是衡量文字典藏品的條件，採行文字記載的臺灣時空，無疑仍是最能清楚看到時空演變的邏輯模式。而在時空架構四個時期（荷西和鄭氏、清領、日治、戰後）之前，展覽緣起的「起鼓」之處，是由王育德捐贈的重要著作《台灣——苦悶的歷史》一書所帶領，呼應著試圖採行原住民觀點鋪排的心意。

總有不完整的地方

典藏品是博物館的火力展示。在文學館裡，當然也必須有強力的典藏撐起「捐贈展」的空間。

荷西鄭氏時期，展示的重要事件，分別是「1625年荷蘭於一鯤鯓建立熱蘭遮城」、「1652年郭懷一事件」及「1662-1683年鄭氏時期」。事件呈現館藏文獻和這個時期裡歷史事件的面貌。當然，歷史上還有平埔族武力抗荷的七大戰役，例如「新港社之役」（1629）、「麻豆等社之役」（1635）、「華武壠等社之役」（1641）、「卡拉陽社之役」（1635）、「小琉球社之役」（1636）、「淡水、噶瑪蘭之役」（1644）、「Tackamaha社之役」（1645），但因為文獻資料的闕如而無法如願。

鄭氏時期，也就是1662年至1683年，展場陳列了《三六九小報》第365-369號刀水的〈臺灣文化畧說（一〇）-（一四）〉，以輕快文筆寫出鄭成功在母親過世及父親降清之後，憤而舉兵力圖挽回大局，然在攻擊南京無功轉而唱霸臺灣，最末攻下臺灣的

綿延歷程。對於鄭氏時期內部兩次爲了王位之爭而發生的政爭，以及三次舉兵殘酷虐殺平埔族的屠殺事件——「大肚番之役」（1661）、「沙轆番之役」（1670）、「竹塹、新港等社之役」（1682），也因機緣不足而無法展現原民角度的歷史書寫。

清領時期，是三年一小反、五年一大亂的臺灣草莽時代。官方史書是僅有留存的文獻，但卻將那些民間帶頭抵抗清廷者一律貶稱爲賊人。一面倒的官方說法，在民間文學可能就有相反的解讀。例如國立臺灣文學館編纂《台灣民間文學有聲書》收錄的〈辛酉一歌詩〉，就有不同於官方的平衡觀點。從清領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抗清事件——1721年「朱一貴事件」、1786年「林爽文事件」、1862年「戴潮春事件」——，以及改變清帝國對臺政策的1874年「牡丹社事件」。在展品部分有藍鼎元（1680-1733）的《平臺紀略》，敘述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被平定的經過；乾隆（1711-1799）欽定對平定林爽文事件的詳細記錄——《欽定平定台灣紀略》，以及林豪敘述戴潮春事件始末的《東瀛紀事》和吳德功（1850-1924）《戴案紀略》的手稿。

「日治時期」起於乙未割臺，當時清國政權戰敗割地賠款，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做殖民地。一時臺灣官民震驚恐慌，部分士紳極力反抗，鼓動巡撫唐景崧成立「臺灣民主國」抵抗日本強權。文學書寫中，臺灣紳民似乎所託非人，致使民主國在短短幾個月瓦解，緊接而來就是日本殖民50年的「日本時代」。

日治初期，武裝抗日事件層出不窮。民間流傳著簡大獅、柯鐵虎、林少貓抗日三猛的反抗故事，然而他們的事蹟在文學作品中卻未見蹤影，直到1915年的噶吧哖事件。李喬小說手稿〈結義西來庵〉，以及珍稀的余清芳事件的判決書，都是這個時期文學見證歷史的展品。

日治中期，臺灣歷史進入文化抗日的階段，幾乎全臺的知識份子都同時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爲首的社會運動，也留下相對可觀的文學文物，包含期刊、相片、詩作等。1920年代的臺灣，有臺灣文化協會成立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、臺灣民眾黨成立等豐沛的社會事件，孕育臺灣朝向世界文明、大眾啟蒙的現代起點。然而，日治中期雖然武裝抗日消退，但卻有一段特殊的武力衝突「霧社事件」，展場的相關圖書、手稿，包括最搶眼的泰雅族作家瓦歷斯·諾幹以中文書寫霧社事件的現代詩手稿〈關於1930霧社〉，都是文學之眼看見歷史的記憶。

日治末期，總督府在臺灣施行皇民化運動。一些當年曾被指責爲迎合當局的皇民文學作家，其實在文獻的比對下已能「平反」，周金波在《文藝台灣》2卷6期復刻本，有1941年獲得日本第1屆文藝台灣賞的小說作品〈志願兵〉，對照著葉石濤文學史論的「沒有皇民文學，全是抗議文學」一語，可做爲日治時期文學看歷史的有力句點。

戰後時期，從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迄今，一算已約77年。這段期間的臺灣，因爲新政權難以處理分離半世紀的人民，經歷了許多傷痛的事件。「二二八事件」造成了族群難以抹滅的傷痕，是最驚悚的一段。四六事件點燃白色恐怖年代的煙硝，從此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。接著政治主張組黨而被重刑扼殺的「雷震事件」，影響臺灣走

向民主自由甚鉅的「美麗島事件」，啟人疑竇的奪命事件「林宅血案」和「陳文成事件」，爲臺灣獨立言論自由而犧牲的「鄭南榕自焚事件」，以及晚近青年學生挺身的「野百合學運」和「太陽花學運」，此起彼落、前仆後繼，推著臺灣走向更自由民主的空間。

特別一提《辛酸六十年》這項展品，這是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捐贈出來的回憶錄，也是他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詳盡書寫。

在現場，美麗島事件大審的新聞紙複製品，也具高度的震撼力，仿若隨時可能被結束生命的氛圍重現。以黃勁連發表在《臺灣文藝》117期，悼念鄭南榕專輯的詩作〈汝是台灣人——敬悼鄭南榕〉歌詠鄭南榕爲主張臺灣獨立的理念而犧牲奮鬥的精神；末了，以「野百合學運」和「太陽花學運」對臺灣未來影響深厚的重要事件，回顧臺灣人民堅決守護民主自由的決心和意志。

《台灣—苦悶的歷史》

最後，臺灣歷史事件的展場終點，遙相呼應入口王育德《台灣—苦悶的歷史》那股強烈的抑鬱，是美麗島政治受難者、詩人紀萬生《獄中詩選》的一首〈古井〉，那是一種控訴，也是一種讀盡歷史愴惶之後的豁然。



四百年來的時光隧道／一批批的野狼山豬接踵肆虐／一波波的揭竿抗暴壯闊展開
荷督 清官 日軍的馱馬／滿載刮搜來的金銀材貨／在此駐飲
郭懷一 林爽文 余清芳潰敗的部曲／愴惶在此掬飲

——紀萬生，〈古井〉（節錄），《獄中詩選》



展場展示臺語語言學家王育德所著《台灣—苦悶的歷史》中譯本，1979年於日本東京都發行，是第一本以臺灣人的立場所寫的臺灣史。